



和不法資本家 堅決鬥爭

工 人 出 版 社

和不法資本家堅決鬥爭

工 人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選編的通訊故事，描寫了私營企業的職工羣衆怎樣在各個工作崗位上和資本家的不法行爲進行鬥爭並取得勝利，也敘述了少數職工怎樣在不法資本家的腐蝕下腐化墮落、淪爲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可以引起大家的警惕。

和不法資本家堅決鬥爭

工人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495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47,000字 印張：2 9/16 印數：1—40,000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4）二角

目 錄

監督資方搞好生產的工人們·····	柴向武	1
不讓不法資本家挖社會主義的牆腳·····	魏紹文	8
與偷稅漏稅行爲作鬥爭的會計人員·····	周光國	12
一個勇於揭發壞人壞事的監察通訊員·····	德 平	15
不顧私人情面的人·····	李 音	18
陳蘭英檢舉投機商人·····	張玉燕	23
認真監督資方的青年女工·····	張 波、顧子然	25
一個立場堅定的徒工·····	施 斌、閻 生	29
工人幹部劉錦根·····	克 辛	32
跳出陷阱·····	胡 泳	36
我走錯了一段路·····	楊 馨	47
是誰在腐蝕我們？·····	王黎江	50
高奎泉是怎樣被腐蝕的？·····	內貿團委通訊組	56
不法資本家董汝章的又一次猖狂進攻·····	“天津日報”	60
一個共產黨員的墮落·····	張順芝	66
“地下工廠”·····	朱執中	70
從國營工廠裏偷走的“工廠”·····	集 思、阿 芳	76

監督資方搞好生產的工人們

柴向武

私營祥茂魁機器鐵工廠工人們監督資方搞好生產的事蹟，很快就在北京市東四區私營工廠職工中傳開了，許多工人都挑起大拇指說：“真不錯，個頂個都是好樣的。”“方茂是咱們工人監督資方搞好生產的榜樣，是一個優秀的工會幹部。”

我懷着敬慕的心情訪問了祥茂魁的工人。

當我說明來意之後，該廠工人方茂（原祥茂魁工會組織員、現在是組聯會副主任）愉快地說：“好吧，我說說，其實也沒有什麼說的，就是大夥共同做的一些工作罷了。”正好是休息時間，快吃晚飯了，工人都圍到桌子上來，傾聽方茂向我述說向資本家違法行為進行鬥爭的經過。偶而，在一些具體事例中大家也插進一些話來，使我們的談話更加熱烈，更加豐富了。

一 哪裏來的鉛呢？

就從一九五三年年底談起吧，那時候工人們剛剛學習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明白了怎樣工作，怎樣按總路綫辦事。年終盤點的時候，該計算一年純益了，工人們心裏想：“咱

們工廠這點事，還瞞得過大夥的眼睛嗎！”工人們正認為“沒啥”，不料却發現了問題。在年終的盤貨賬上，發現了庫存一千多斤鉛料的記載。大家知道，廠裏自己是沒有鉛料的，給國家加工的產品雖然使用了鉛料，但那是按加工的數量和規格撥來的，按理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決不會有多餘的。那末，鉛從哪來的呢？方茂直接找到資本家問：“鉛料是怎麼回事？”經理繖煥章微笑着說：“做買賣嗎，一年倒一年的結餘唄。”“不對吧？”“沒錯。”方茂本來就不會轉彎抹角地說話，看到資本家嘻皮笑臉，就直截了當地提：“我看你還是再想想，明擺着的事，誰也瞞不住，一條路是老實地向政府交代，一條路是等着我們檢舉，你自己瞧着辦吧。”

日子一天、兩天地過去了，盤點已經接近結束，該交所得稅了，但是，資本家還不交代。有一天，資本家託一個姓李的向方茂說：“老方，廠子賺了錢，還不是大家都分點，要是你不好意思說，告訴我替你辦去。”方茂沒搭理他，直接找經理繖煥章說：“經理，鉛料問題想得怎麼樣了？”繖煥章一看左右沒人，就說：“沒關係，咱們是肉肥湯也肥，誰要是有意困難就說話，有事在屋裏辦，關上門是一家子，又不是一天半天的交情了。”方茂一聽心裏暗想：“媽的，還想‘拉’我呢！”便很氣憤地說：“我該要的少一點也不成，不該要的白給也不要，不用來這套，還是想一想正事吧！”

資本家碰了一鼻子灰，可是還沒死心。有一天，他拿了塊自動的游泳手錶當着方茂面念叨：“這玩藝真不壞，走得又準，

又不用上弦，要出去辦個事真美氣，誰給我辦事就給誰。”方茂沒答腔，資本家第二次引誘又落了空。沒過幾天，繳煥章又買了雙皮鞋，把方茂找去說：“買了雙鞋，小了点，你看看怎麼樣？”方茂拒絕了看鞋，心裏想：事情擺得很清楚，資本家採取泡蘑菇的態度，不肯老實交代。

方茂看到繳煥章老不悔悟，就向政府揭發了這件事。經過政府檢查，鉛的來源找到了。在承做加工任務中，本來傷耗只佔百分之一、二，而資本家却估報百分之五；一九五三年全廠共做六萬多斤鉛活，資本家就盜竊約二千斤鉛（每斤鉛售價一元四角五分）。繳煥章除平時盜用外，剩下的年終又想逃避所得稅，就採取了欺騙工人、欺騙政府的無賴行爲。然而在祥茂魁工人監督下，資本家終於露出了尾巴。東四區人民政府、東四區稅務分局依法處理了他的偷工減料、盜竊國家資財、盜竊國稅的問題。

二 孤掌難鳴

第一個回合繳煥章失敗了，但是繳煥章却沒有接受教訓、停止犯罪行爲，反而更猖狂地向工人進行反限制的活動。祥茂魁機器鐵工廠有兩個車間——南廠、北廠。資本家看到監督他最嚴的是方茂和其他一兩個工人，於是就利用了其他工人愛面子、怕得罪人的思想，專門和方茂等幾個人幹。方茂在南廠幹活，他上北廠；方茂上北，他上南，睚冷子就往化鉛鍋裏放次料，藉口抓鉛土盜竊鉛水。在很短的一個時期內，資本家

似乎佔了上風。怎樣辦呢？在困難的時候方茂想起了黨和工會組織。他想：過渡時期總路線是黨制定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是黨教給工人的，有困難就找組織去吧。

在區工會裏，同志們問方茂：“你怎樣發動羣衆的呢？大夥的意見是什麼呢？”一句話提到了方茂的心裏：過去一個人單槍匹馬幹，沒有很好地把大家都組織起來。方茂回廠後就主動地在全體工人大會上檢查了自己的毛病和過去的工作，在工會組織具體幫助下，祥茂魁的工人們緊密地團結起來，對資本家的監督也變成羣衆性的了。

有一天是大禮拜，工人們都休息了，在街上買菜的炊事員看見了一件奇怪事：資本家拉走了一車料。根據這個線索追查結果，原來是資本家趁工人休假時候盜賣廠裏原料（其中一部分是資本家個人的，偷漏了行商稅），前後共盜賣三車，政府依法進行了處理。接着，大家共同研究了個監督辦法：搞車間記錄。他們把接受的任務一批批登記，把從原料入廠到成品出廠整個生產過程中原料數量、傷耗、等級成分以及是否繳納了各種稅收都記上。這就初步限制了資本家違法活動，基本上掌握了生產。當我翻看工人們的記錄本時，方茂笑着說：“你別看我們這個連稅局都看不懂的記錄本，可比成本會計還靈。”

三 又是一個“謎”

繼煥章一策未成，又來二策。

一天，做活的活搬子找不到了，繳煥章顯得比誰都痛心，埋怨工人不當心，還把徒工常士江“訓”了一頓。和各式各樣資本家打過二十四年交道的方茂却多了個心眼：過去工廠常丟東西，可是資本家從來沒關心過，爲什麼今天特別呢？又有了“鬼”吧。他就和別的工人們商量，決定追個水落石出。果然是資本家搞的鬼，活搬子原來在繳煥章的家裏攔着呢，連失蹤很久的管鉗子、克絲鉗子也找到了。

經一事長一智，工人們心想，有了車間記錄限制了資本家違法活動，但是還防不了資本家在車間偷料，再說過去也有過這事，於是大家都加強了戒備心。不出所料，一批碎料進廠沒幾天，一個完整的鉛人丟了。方茂馬上就找到資本家，責問他：“你爲啥偷料呢？料少了好賴工人啊？從現在起，工廠裏少了東西，工人一概不管，完全由你負責。”就這樣，鉛人又整個送了回來。

四 團 結 一 致

難道你認爲資本家就會從此死心嗎？不，他還有花招：挑撥離間。有一個時期，工廠活不太多，繳煥章就在車間散佈流言說：“咱們這買賣沒法幹了，方茂太死心眼，腦筋怎麼也轉不過來，老這樣就得垮台，你們失業，我也沒有辦法。”當活忙時，他又當着方茂的面向徒工說：“漲點工錢嗎，我沒意見，就是工會不叫動，方茂是工會幹部，你們問他叫漲不？”背着方茂面又向工人說：“只有一條道，打倒方茂有錢花。”但是，資本家這一

招也枉費心機了。在黨和工會教育下，祥茂魁的工人們早就有了戒心，他們不僅沒有被分化，相反的倒使繳煥章更孤立了。徒工繳鳳鳴來廠一年多了，但是繳煥章常藉着同宗、本家的關係想限制他的行動，並威脅他說：“不准靠近工會，接近方茂，否則就辭退你。”但是繳鳳鳴在工會支持下，爭取了自己的權利，牢靠地站在工人隊伍中，並揭發了他所掌握的資本家偷稅漏稅的違法情況。會計陳天真過去思想上有顧慮，怕揭發資本家違法行為自己担責任，現在也劃清了界限，站穩了立場。

五 力量的源泉

祥茂魁的工人們和不法資本家的鬥爭並沒結束，還在時刻進行着。在已經過去的半年多中，他們已獲得了很大成績。他們檢舉、揭發了不法資本家繳煥章的偷稅漏稅行為（偷稅和罰款共五千二百七十元已於今年十二月七日全部追繳入庫），弄清楚繳煥章在加工中偷工減料、盜竊國家資財的活動，並堵塞了這個漏洞。是誰教給方茂和工人們這些智慧呢？“這是黨啊。”從方茂一個人的生活縮影就能說明這點。四十歲的方茂已經有二十四年工齡了，在過去的日子裏，方茂從學徒到耍手藝，十多年的積蓄好不容易才成了個家，結婚、生了孩子。但是，那個世代不是咱們的，儘管方茂一身本領，白天給資本家幹，晚上蹬半夜三輪；儘管每天每夜都筋疲力盡，仍然維持不了妻兒的溫飽。疾病奪去了四個孩子的幼小生命；生活逼得

妻子另找出路。辛勤十年，又成了一場空。

解放後，方茂才抬了頭，政治上有了地位，經濟上也翻了身。隨着國家面貌的變化，方茂生活也變了，他又結了婚，生了孩子，家又重新成長起來了。方茂說：“我知道誰使我家破人亡，誰又叫我重建家庭。如果不是共產黨救了我，方茂早不知怎樣了。吃水不忘淘井人，方茂永遠忘不了黨的恩情。”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公佈後，祥茂魁的工人們更進一步看到了未來，他們就是按照黨所指引的道路，努力工作着。

（原載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日報”）

不讓不法資本家挖社會主義的牆腳

魏紹文

上海徐家匯路私營大業機器廠，生意好，活來不及做，老闆蔡甫林很着急，因為不能攬做更多的活，就不能賺更多的錢。他盡量叫工人加夜班，還覺得不夠，就不通過勞動介紹所介紹，私自亂拉工人。

他用這種方法，已先後拉了十一個工人到廠裏來。雖然經過勞動局的教育，他也具結保證決不再犯，但事實還是繼續亂挖工人。市面上技術工人拉不到，他就動腦筋想挖僱國營工廠的工人，在上海挖容易發生問題，他就動外地的腦筋。想來想去，他想起一個二十年前的師弟許大根，聽說在杭州一家國營工廠做工，但不清楚是哪一家。他去找許大根在上海做工的弟弟來，問明了地方，就專程坐火車到杭州去。心想：只要出高工錢，總可以挖到手。到了杭州，他約了另一個姓何的老闆一道，馬上到國營通用機器廠找許大根。這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的事。

許大根進通用機器廠當技術工人，已經三年多了。他進廠時，全廠還只幾百個工人，現在已增加了好幾倍，廠房擴大

了，機器設備增加了，許大根越幹越有勁。打從一九五三年一月，領導上提拔他當了修理車間副主任以後，他覺得自己更年青了，勁頭更大了。

這天，蔡甫林來了，他們多年未見，他以爲蔡甫林還是個工人，就請了二十分鐘假跟他談談。坐定以後，許大根遞過去兩支飛馬牌香煙，不料蔡甫林接過煙看看牌子，瞧不起地說：“你怎麼抽這種蹩腳香煙呀！”許大根並不介意，只是客氣地回答說：“我的收入有限。”蔡甫林朝他那身藍布棉制服上下掃了一眼，陰陽怪氣地說：“大根，你在國營工廠做工，變成什麼樣子了，生活很苦吧？看你穿的衣服也這樣蹩腳！”蔡又問他現在還喝酒吧，許說已經不喝了。蔡諷刺他說：“做了國營廠的工人，連酒都沒得喝了。”

許大根看蔡的神氣有些不對頭，直截了當地對他說：“在國營工廠做工，等於是爲自己做工，我的生活比過去好得多了。”蔡又故作關心地問他：“你拿多少工錢？呵，這個數！大根，你的開支不是太緊了嗎？你認識的那個老方，一個月拿二百五十元，那個老王，技術比你差，也要拿二百元，像你這樣的技術，到上海來，像老方這點數目起碼是有的。”

許大根從談話中知道蔡甫林已經是一個資本家，並且是想來拉他跳廠的。他們廠裏近幾個月來，已連續發生了幾起這樣的事情。他生氣地想：我們工人階級全心全意要把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起來，你們却來挖社會主義的牆腳！就教訓蔡說：“過去，我雖然和你是師兄弟，但是現在你是資本家，我是

工人，立場完全不同。告訴你：你想挖我到上海去做工，這是犯法的行爲。”蔡甫林勉強笑着說：“你這樣積極，大概是共產黨員了，我看你參加共產黨發呆了，連鈔票都不要了。”接着又問許在做什麼工作，許簡單地告訴了他。蔡換了口氣說：“當幹部也是有限的花頭，×××當了國營××廠的副廠長，比你還大，他娘窮得要命，他自己也照樣吃苦，當幹部也不過這點味道。”他看許不理會，就裝着嘆苦經說：“現在老闆真難做，生意不好的時候，工人不能解僱，還要照常發工資，照常給他們吃飯，你說這是資本家剝削工人，還是工人剝削資本家？”接着還發表了一套挑撥人民和政府關係的荒謬議論。

許大根越聽越氣，他想起解放前吃過的那些苦，老闆用得着你時，要你拚死拚活做，用不着就一脚踢開，十七、八年中，失業、做工，做工、失業，做了幾十個工廠。他永遠不能忘記十二年前的一個冬天，正是陰曆十二月二十三日，老闆強迫他鑽到水裏去修理輪船底的“後龍肋”，他在刺骨的冷水裏拆修了三、四個鐘頭，差一點把命送掉……。他實在捺不住火了，嚴厲地對蔡說：“你們的工廠是怎樣開起來的？一部機器變兩部，兩部變三部……，難道這些是你們出生時帶來的，還不是剝削了工人們的血汗錢！”

蔡甫林看看實在談不下去了，就對姓何的老闆說：“看他這樣，我們談也談不好。走吧！”臨走還不死心，又塞給許大根一張名片，要他晚上八點鐘到旅館去找他們。許當即回絕了。

過了幾天，車間黨支部書記知道了這件事，來找許大根，

說他做得很正確，表現了工人階級的思想品質。許大根覺得自己只是做了他應該做的，沒有想到領導上會這樣重視，這時他才認識到他是跟不法資本家進行了一次面對面的鬥爭，通過這次鬥爭，他的階級覺悟又提高了一步。他想到如果這些壞傢伙再到別的國營工廠去挖僱工人，不是會損害國家的生產計劃，妨礙社會主義建設嗎？他向黨支部書記徹底揭露了蔡甫林的醜惡嘴臉，要求人民政府防止不法資本家的挖工活動。

蔡甫林回到上海廠裏，正想打別的主意，沒想到勞動局突然找他去談話了，他對挖工的事矢口否認，勞動局要他回去想想。到了十三日那天，他到市人民法院去受審，對審判員的問話，還是支吾其詞，東扯西拉，故意裝糊塗，放刁。他以爲反正沒挖到，沒有把柄給人拿住，就不怕。

但是，許大根却沒有容許他在政府面前繼續蒙混，十六日下午，他再度被傳到法院時，許大根已經在證人席上等着他了。在法庭上，許大根義正詞嚴地揭發了他的醜惡行爲，要求審判員懲罰這種“挖社會主義牆腳的人”。他在事實面前無法狡賴了，只得承認了和許談話的經過，但仍一口咬定並無挖工企圖。

這樣的不法資本家，終於得到他應得的懲罰，被判處徒刑一年。

（原載一九五四年六月四日“大公報”）

與偷稅漏稅行爲作鬥爭的會計人員

周光國

趙宗武同志是易文記和瑞隆兩家廢胎店的會計。他在私營商店工作已經有好幾年，對於資本家無錢不賺、無孔不鑽的本性認識得很清楚，所以在“五反”後，還沒放鬆對資本家的監督。一九五二年他參加了工人店員助稅代表大會後，更是隨時注意老闆的鬼花樣，不讓他們損害國家人民的利益。

一九五三年三月間他在瑞隆記賬時，發現預付貨款沒有單據，就對老闆說：“你經常要我付賬，又沒有根據，怎麼行呢？”老闆說：“你就這樣記好了，可是不要對別人講，如果別人知道，我就對你不客氣。”這些話更加引起了他的懷疑，他想這裏面一定有鬼，要好好注意才行。接着他到易文記記賬，又聽到老闆跟內老闆講：“這回廢胎業都好了，都找到了好路子。”後來，他又在和老闆談話時知道了廢胎業在蘭州託行商購買廢胎的事情，不幾天廢胎業從蘭州運回了大批廢胎，廢胎業三十二家老闆分賬不勻，互相發牢騷；行商賺了佣金又大請其客。這天晚上睡在床上，他把前前後後的情況在腦子裏想了又想，心中就明白了一大半，這是全業以行住勾結的方式搭天

橋集體偷稅漏稅的非法行爲。

趙宗武發現了這些事情後，就有意要到稅局去密報，但又一想：自己不懂稅法，到底算不算偷漏呢？說出來自己要負責任，要先弄清楚才好。他就到桃源稅務所裏去，碰到稅務工作人員潘同志，他就問：“老闆暗地把佣金給別人賺，賺了佣金的人不完稅是不是違法呢？”潘同志一想這話問得定有原因，兩人就慢慢談了起來，他就向稅局檢舉了。檢舉後所長非常重視，派了一個工作同志和他一道專門去調查這筆大偷漏案子，並鼓勵了他的行動。有着稅務所的支持和工作同志的幫助，更加堅定了趙宗武的鬥爭意志。他與工作同志共同研究如何突破的辦法，當時決定先由瑞隆、易文記着手掌握材料。

他回去後更注意了老闆們的行動，特別是注意老闆要他做的賬。先後發現了老闆通過行商到蘭州等地去買廢胎，行商買進的時候，發票上直接開店子的台頭，然後就用假報進貨和浮報費用擴大成本的方法，抽出一部分資金來給行商做佣金，這樣就逃了一道行商交易稅，又漏了營業額。他掌握了發票和老闆與行商來往的信件這些證據以後就交給稅局，建議稅局從陳炳記老闆着手，突破一點，破獲全面，並要在查賬時以傳票爲主，賬本爲輔，注意賬本上運費、旅費、耗繳以及客戶往來科目。稅局同志掌握了大部分材料後，就找陳炳記老闆談話，在鐵的事實面前，陳炳記老闆不得不承認了偷漏的事實。

陳炳記老闆回去後，其餘三十一家老闆知道了這件事，都慌了手脚，張秀記老闆說：“稅局不是神仙，爲什麼一點一滴都